

國子紀聞

一二

漢書門類			
二	七	四	號
九	二	函	架
二	冊		

內閣文庫			
二	七	七	號
一	冊	架	
三	冊		

雜家四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4
冊數	7 (1)
函號	307 143

307-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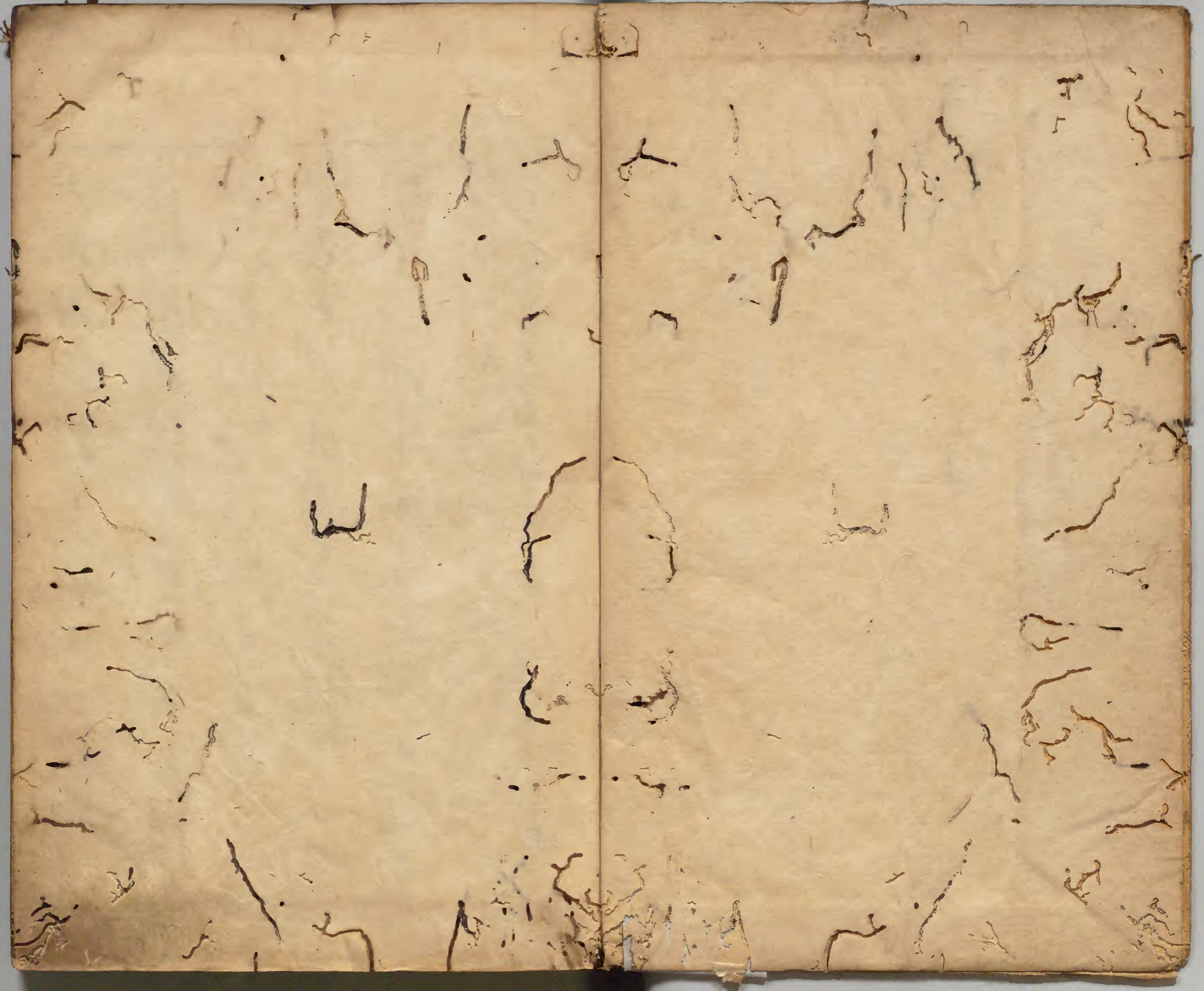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重刻困學紀聞序

困學紀聞宋尚書王伯厚生平

學力畢具是編余居越時心鄉

往之チカコロ邇四明余君房寄聲云此

書漫漶甚矣子盍再付之ハ剞劂

氏余因索別本觀之ク其自敘曰



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
庶自別于下民旨哉伯厚以晚
年猶矻矻若此况後學小子未
睹全牛輒慙半豹試難之曰吾
固舍吾筏也嗟夫此多言欺人
耳更難之彼岸爲何口喩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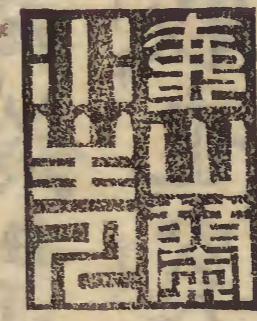
能張矣乃今者則又盡發二酉
之藏家自爲鄴侯而說鈴書肆
亦無當厥旨此其臧穀也奚辨
是又在夫善學耳紳之束之而
因自重帶也書言固然乎不如
無書矣第余終以簇羽銛鐵之

困學紀聞

爲是也。因重鑄而廣之。

萬曆癸卯八月既望後學莆田

吳獻台書



咸淳宋度宗年號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
文聞于時兩制訓詞爾雅深厚歎而服者
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蹟微隱奧
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遯
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
之見也忽其子昌世書來曰吾父平生書
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
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寘諸篇端

困學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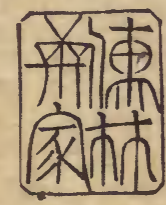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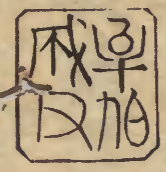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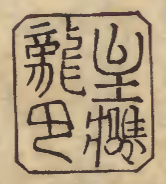
序

三

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源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先光祿與公之父吏部同年

進士先父大理與公同朝者三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况昭父閉門讀父書求己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為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年應龍謹識

至治 元英宗皇帝



困學紀聞

序

四

卷八 凡士氣窮山平氣窮道窮
指不林其感後世以感其
宋志又示四窮其後其
重人交與不並守人其
數十夫父大數與公同隨
其後

困學紀聞序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苟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

屈指不能以邊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
夫是後千餘年
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瀛洛之學淑于吾徒之
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溥固陋瞠目拱手面墻
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耻於是爲困學紀聞
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
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
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
世三十年
肅政司

副使燕山馬速忽公

僉事保定孫公揖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
命入梓楠遊公門寂以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
書進于

朝廷因循不果今也 二公謂楠知先生事
爲詳俾首爲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
之學者

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
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袁楠敘

泰定 元晉王年號

自敘

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為
紀聞深寧安識



困學紀聞總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卷八

論語

孝經

孟子

小學

卷九

卷九

卷十 天道

曆數

卷十

卷十 地理

諸子

困學紀聞 目錄

卷十一

攷史

史記正誤

卷十二

攷史

卷十三

攷史

卷十四

攷史

卷十五

攷史

卷十六

攷史

漢河渠
漕運

歷代田制
兩漢崇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困學紀聞

目錄

困學紀聞

卷十九

卷十評文

卷二十文

卷十雜識

卷十六

困學紀聞總目錄 畢

困學紀聞卷之一

○易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困學紀聞

卷一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
杜叢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無譽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
長草木也不茂見韓非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
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間訓曰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
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
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曰夕易說所未及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誠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

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
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

神也其惟蜚龍乎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
端其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拜恭嬭武非常之變于寶之說
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

專斷乃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足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臨曰

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二柔在下而戒之繫于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
 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
 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
 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
 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
 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
 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
 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也泰言朋
否言群

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
 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故豫
 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
 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畜極則通
過極則亢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故其節吉盜言孔其亂是用飲

故其臨无所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也万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万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洋牟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下陽舉而纒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

宗藩弱而戚黨顯柄臣揃而宦寺恣冠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爾雅小壘謂之坎大琴謂之離万物之象無非易也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
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乾歸根也終
而復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作易
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
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聞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
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

六二言敬以直內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

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制而

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
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
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椽靡共之戒也
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爰爰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

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

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

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謂正其本

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

漢儒皆謂之易則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

今案正
義互作
玄

今案正
義倪作
倪

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豮豕之牙，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稊，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解謂圻，圻皮，且甲，根且宅，困則當為倪，倪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曠曠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易正義云：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

困學紀聞

釋文曰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
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
三絕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代鬼方
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
干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
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
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文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
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
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
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呂氏春秋賁
色不純也

茗谿劉氏云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
而曰道息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
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
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
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困學紀聞

卷一

九

井之九三荊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王輔嗣以寂然至無爲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義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荊公曰陽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

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九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九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五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入爲君

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繫其身以有待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坤屠蟻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揚畏居言路元祐

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聲之墮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耻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宋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齊德衰於召陵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昇罇用踏定而歸真感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日月闕其搏不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彘酒則誥教小子易曰童牛之牯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貴素履所以无咎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

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攸之律允而官府之體一惟正已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廢之感魏相因許伯不能過弘石之惡恭曰拔茅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克拓

收斂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

良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云

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
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

曰弗兼與也

虛美熏心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兆故賁受之

以剝

廉耻國之脉也廉耻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

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收遷為虜漢金間

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

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瑄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

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

連山首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

始於中孚冬至為曆元黃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

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曰於牛宿紀氣於中首

而以罔冥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

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

氏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

丁日陰陽昏曉會於良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豕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萸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

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百有六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

變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
 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
 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
 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
 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
 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
 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
 為復兌以一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
 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成象
 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

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
 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
 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
 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
 謂自五月始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
 姤至復之說

易正義曰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
 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
 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

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
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
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是於魏文帝紀注大史丞許芝
 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
郭京本無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
 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
 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
 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

正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
 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
 云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輔
 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馮當可云
良其輔四良其身象以躬解之
詩云反躬其背止於其所不見止於止善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
 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

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
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
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鄭國公主銘亦云帝唐
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
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
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永游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
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脫不喪七鬯四字程子取之
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周禮疏謂坤爲土坎爲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
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
遺

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曰古
者禮冠未有簪名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
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今易無此言

又泄洽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洽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噉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

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曰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按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其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肺之象金矢所以獲野

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
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禴者新菜以祭

蓋以禴為淪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

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鄭康成謂禴

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

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

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

凶此說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簋謂祭器澹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簋

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

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

觀象爰制禮樂

渙其群蘇明允云群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

亦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克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獲不菑畲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腐

儒之謂也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

為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

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曾子天圓篇火曰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

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通舍施二景參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

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

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

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

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荀主為長李春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說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川徃徃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

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為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

晁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伏犧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人處誠齋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犧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坎火雷澤字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

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
 自姤至中孚六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
 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
 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
 已舉乾坤之義則它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
 十一爻大略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曰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
 桓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
 與守邦

抄坎大
 四筮或
 輔嗣以
 二字解
 之程傳
 從之本
 義以益
 字解之
 於筮下
 句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
 示主人卦者主畫地識爻六今則用錢以三少為
 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
 也兩少一多為坼錢八也見儀禮疏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三禡
 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
 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筮二三歲晉三接明夷
 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二筮三人一人
 十朋益十朋夫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

困學錄

卷一

三十三

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
品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
度如月幾望已日乃乎皆陰陽氣數之變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

利

遇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

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
之師

大畜為學賁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

哥 楊

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

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

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

京謂斯合作衡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

斯賤也不必改側字

成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病疾則亂之亂

愚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

忠為周召以安祿山歌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困學錄

卷一

三十三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二世愚按
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卽
此篇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曰不知何
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
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爲易義注
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
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文象承應陰陽變
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宛豫言易者

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
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
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
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
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
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吳人傑亦從王
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
本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
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

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撰法規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層末於學誤矣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

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定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龜歸魄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謂：一至四為互體，二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一至四二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項氏曰：不稱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案輔嗣
注尚字
下有致
字

漢書叙傳六世耽耽其欲汲汲音注願六四爻辭汲
汲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
汲汲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
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
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
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親學業必傳因同授
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棋書文恭集後
庚節之父伊川交人名古字天受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

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
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
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
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鴈聲也陳忠肅謂東南
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
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
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
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
此

國學紀聞

卷二

三十一

迂齋講易謂伏犧未作易之前天下之心無非易
 伏犧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
 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為名
 將郭達以將師顯而其後兼山自雲皆明易蓋易
 之為書其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鬼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

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冰濡其尾此言

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卷傳武丁征西卷鬼方二年乃

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方

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

云易云高宗伐鬼方二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

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

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

已有益伊川未曾看雜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

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

之訓踐履與易相違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曰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朵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此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范甯以王弼何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

耿氏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

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

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筭獻策後周賜爵

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

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書目以為唐人誤矣

揚雄覈靈賦曰太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

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又

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
 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
 同修周易會元紀今攷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
 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詣
 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
 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未可謂知
 易也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干石古文作斫晉孔坦書曰斫石之易悟
 坤曰早辨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
 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
 之書劉道原謂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
 而傳之故也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為之剛合疑之類坤握
 其方雄雌呿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
 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知莊子
 以律有律以知已也杜預注法行則
 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
 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

生一分至十月一陽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

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愚謂

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非於時乃與

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它

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濟

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

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

乏意也

莫陸夫夫項氏玩辭曰莫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之

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允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

象愚按說文莫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若丸

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莫羊似麋羊角有文俗

作羴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

深淵

先甲先庚吳秘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飲之鄭

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

先庚三日皆為甲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

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九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侮邪之道也故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

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終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在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

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其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恠也先張之弧將改害也後說之弧睽恠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群疑亡也

安輿
注作
心

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絜不累於位无物可屈其心而亂其志我我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稱父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初陽巽長女初陰坎中陽在離中陰在艮少男陽在兌少女陰在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
 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
 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
 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之一終

辛丑季冬八日電覽畢

困學紀聞卷之二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
 是也前賢謂臯獲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
 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纒東面而受于
 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邾子而學
 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
 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常

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
聖傳道之淵原猶可攷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
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
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
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
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
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
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顯

項曰至道不可過也至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
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
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曰慎
一日帝學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
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
矣德莫高於博愛久而政莫高於博利久故政莫
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
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
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
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

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
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
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
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
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
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
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
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
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
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

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
而君子慎其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
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
以信樹道者以久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
武王問王子且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此帝王
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
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
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
 周公且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
 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十二篇外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隸寫古文則
 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
 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
 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
 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

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
 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
 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
 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
 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
 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
 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
 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片
 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景景舜讓

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谷史記自序唐堯位不谷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諫忽又或作智鄭康成曰笏也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九萬夫蓋本於此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朔且冬至之歲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為梁鶴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莽傳

一本無
逸以下
繫于
前條之
下

案書
出作
畧

作天應斐謀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柴誓史記作彤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鯀折獄矜折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折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桓公陽尚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書出多言也尼輒切

困學紀聞

卷二

五

書始一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

乏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

叙事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中為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

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

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臯陶謨則曰公侯伯子

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

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譌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玄

正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太篆卯字讀當

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宅岫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鍤今按史

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岫夷既畧

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鍤古夷字薛

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

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昨國命為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之胤也杜氏注

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云申

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

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

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變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

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

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絲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

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

韓非謂堯誅共絲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

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刑剕宮太

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剕宮太辟

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

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太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

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

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

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
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
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
士吉人帝王用入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
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
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

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
傲戒無虞契齊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

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莫漢已兆於
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傲戒愚謂匈奴衰而女
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
山之時祗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
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
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
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入
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

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
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入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入欲得至善而止
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入欲而徼天理求至
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
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以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
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
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

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𦉳𦉳𦉳艾軒曰𦉳𦉳𦉳
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圜物也意其為璪
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
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圜形
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𦉳𦉳𦉳皆從爾同謂之
希冕陸德明希與爾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踳踳馬融以為筍虛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禘傳
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箭聲今文作簫左氏曰箭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

之
 說文臯嫫也引虞書若舟朱臯論語臯盪舟按書有
 罔水行舟之語則臯盪舟者恐即謂舟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
 所改當從古

若烝且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
 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子夏亦
 云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

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臯
 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
 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
 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索隱云
 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
 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
 姓伊氏諱益字墮豈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黃度文叔書說益
即噴鼓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
之歷為昔在古歷百草權與瑞雉

無釋為百草奮
興稱鳩先澤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於重黎舉夔

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呂刑乃命重黎
即羲和也楚語

堯重黎之後重
黎舉夔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

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

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

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

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

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

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直直其去身不遠人皆

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
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
城名錄有此三句夾際通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錄
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世說注云推周公
城錄治城宜是金
陵本里抱朴子內篇
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
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
致

說文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蟠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

波ハカ滎カ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大賈公彦
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
也史記夏本紀
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百里任國書男邦孔注男任
也任王者事音到王莽封王
氏女皆爲任注任克也男服
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

揚州揚公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
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
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邾溝通江淮
注云今廣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
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

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

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

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注本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

教一年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滅胡終

案天回
斃字作

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

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

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

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

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

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

使能暮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其者夏后啓

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

井哲予則孛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

注謂戮之以為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

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其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一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
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餘均王府則有常昭注
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
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
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
底慎蓋亦用常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
孔安國謂金鉄曰石未詳

案索隱
作借字
從字上
有上云
之二字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德府楚語士
虺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
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常昭注
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
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
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以其
言謫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常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借從
先王居故作帝借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

國學紀綱

卷三

十四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
 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
 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
 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蓋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
 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
 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
 商書終於微子
 湯拉旱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
 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
 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
 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
 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
 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
 也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
 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
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
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又曰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
冰其舛異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
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
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
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曹
裔也未詳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
緼云其言已言改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
舜葬夏山林少穎謂華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
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圮焉至陽用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
 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
 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記
 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
 蓋從史記以書序攷之孔氏以圮于耿為圮於相
 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
 以經世紀年攷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
 申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

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
 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此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
 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
 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
 矣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
 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
 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
 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甲應言皆古文所

無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
 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
 辭與此正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
 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
 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
 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

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
 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
 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
 誤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傅巖在陝
 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
 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
主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蓋關乃河
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
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旌丘之
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
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
其可忽哉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開元

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交秦為說真燕書哉

或說謂新經以秦為不秦之秦紂時上下不交天下
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在伐以傾紂之居非經意也

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言雖有管蔡為周親

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善傳云紂至
周家之多仁人朱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

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毋之理婦人蓋邑美也

左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曰太伯不從楚辭天問曰叔且不嘉與夷齊

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問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信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誦惡

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飡遠矣史記燕王遣樂間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樂間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

按書序
關作開

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王入
 殷表商容問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間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翼字費
 誓序東郊不開按說文及古今字詁林關古關字關
 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關為開愚
 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虞翻謂分北三
苗北古別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
 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毋繆寡
 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兩曰濟曰圜曰蠡曰尅詩齊
 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圜正義云洪範稽首疑

論上兆有五曰圜注云圜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
 悌今文作圜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圜鄭依賈
 氏所奏說文引書圜圜升雲半有半無今
按圜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泮文古文尚
 書曰泮曰圜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不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
 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浴之事治成德備
 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
 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

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
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
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
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
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
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
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
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
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也商
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義矣然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
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水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
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
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
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

國學紀聞 卷二 二十二

甚始公且自揃爪以沉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
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
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且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
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
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軒曰至誠可
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
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

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
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
主十四年更為元年及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
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
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
引鄭玄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
蓋本此鬼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
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為餽，一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

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輟輅西降谷也。皇甫

謚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從

鄭說，呂氏從皇甫說。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人，上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旌父宇于東。注云

東謂衛，殷邶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

鄘。凍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

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

誥曰：在茲東土，中旌父其邶，鄘之一與。顧命有南宮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

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

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
 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復出諸儒之表洛誥微子明辟荆
 公謂周公得下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
 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矣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蓋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
 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
 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酒者而可
 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
 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為

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
 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
 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
 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
 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
 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
 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
 獻言助王恭明祀穀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
 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

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緊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攻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離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

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二日粵朏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二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

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

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

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

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

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

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

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

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母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

主享國百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

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

代曆：帝甲十六年，太甲二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

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蔡氏書傳從鄭

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

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

大甲為祖甲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
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自故曰顧畏于民畏天之監臨常在
自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
知入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
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也

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
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靜王之對知漢之
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
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攷傳有
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
皆周公之裔世有入焉家學之傳遠矣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

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也儀禮疏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

主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

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

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闇悞之君誦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

武而不及成主其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

甲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

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群臣同聲故曰庶言同

則釋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

定柝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

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

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

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

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

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

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
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秦冊者林
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
害祭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
來皆用易日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上
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是體大相遠也觀
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無禮乃一時答
問未為定說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
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
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
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
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
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
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耻尚失所而晉
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
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奴放心閑之維難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

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碻以義厲一國而竊遠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命包

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曰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

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
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作勝誓據此則伯禽征淮
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我也左傳殺之役
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
非謂費誓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
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
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負來非讀秦誓正義安
知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愚按漢書常孟諫詩顏

師古注引秦誓雖則負然古文作負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

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

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臯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也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

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

穆公之言旱麓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鱣之

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左史倚相之

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

國學紀原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
來統緒相承氣脉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

元行冲釋疑

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

備繁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皆

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館閣書自

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

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

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

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

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

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

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召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注商湯所制法也

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煩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鈸鼓譟疏謂書傳說

武王伐紂事

禮疏引書傳畧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黜李

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野書燕說矣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故好
 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
 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
 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
 也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
 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
 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

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
 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
 不及貢以政接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禹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孟

之時古書猶可致合
 有不可強通者也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各同
 不害以明功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
 即曰殷自成湯至帝乙二十君其
 父子世六易謂二十君亦未詳其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
 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
 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秦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
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
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
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
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當矣所以監秦
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
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惴惴無華
此漢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

詩春秋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
故曰無末備於一人

疆怒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

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忍言事容
言德習忍

則至
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
一則字

農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雖有
 王不得而居雖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
 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
 廢其既烈於泮水四維不張其害潛於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
 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
 非也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
 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
 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
 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
 黑角篋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况以侈示後
 乎

因凶崇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
 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
 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礪少恩曰威
 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不之奪
 漢託之舜禹衍之箕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

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入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

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曹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閻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

大翰若輩雜又引獮有爪而不敢以概馬鞞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本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大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大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北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

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贊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贊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贊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

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鄒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土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

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賦憲之謚出於此呂成公策問且以文心雕龍云

名奠以康名閱夫以尊顯閱夫謚當故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一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彦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

九星即九紀也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策戰國蕭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三墳書無傳必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管子所云造六釜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釜行陰陽釜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

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

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疆明臣而遜言則為梁丘據之苟同

周以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可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

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具
 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
 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
 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
 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文帝謂卑之母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
 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
 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
 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
 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
 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後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

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文張嶮之
 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輶此春秋時嘗
 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
 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
 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攷之
 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
 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
 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則蘇氏之言亦有
 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
 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
 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
 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珮而去
 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玩物之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辯之敏而好學必不耻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谷爲邦之問終於遠侮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一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汲山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

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一編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二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玉臯為重泉今鸞鳥集學宮臯擊磬而舞况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耻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周禮注度西曰柳蔽魏明帝時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往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

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

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呂成公已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

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

困學紀聞卷之二終

李冬九日一覽

勉亭

